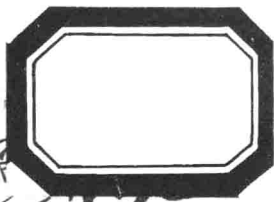


飄遙琴劍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遙
琴
劍

高
聖
子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十七 顺风仙子

“顺风仙子，莫非就是石洞中的那个女人？”嵇康看着雁南飞，暗暗摇头。

“对。她和那个巨人在一起。你也将她杀了么？”雁南飞额上滚下冰冷的汗珠。

嵇康摇摇头：“她只是被我用内力震昏，过一会她自然会下山。”

雪飞雁喝道：“哥哥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么？”

雁南飞惨笑一声：“我若拿到了《涅槃心经》，你还有什么话说……”他瞪着雪飞雁，突然狂乱地叫道：“我恨你！……这么多年，《心经》一直在你手中，你竟不告诉我！你不是我妹妹！我恨你……这么多年，你在江湖上出尽了风头，而我只不过是个玉面潘郎，好像我除了是个漂亮的小白脸再没有别的本事！”

他瞪视着空中，两手乱抓，状如疯魔：“我恨父亲！他为什么将我送给黑山老怪当徒弟，他不知道黑山老怪是从不肯认真教徒弟的么？我恨父亲，是他害得我男扮女装，委委屈屈，来侍候东方玉龙这臭小子！”

他狂乱地瞪着东方玉龙：“东方玉龙你不是人！你说过去要代师收徒，却不肯授我一点《心经》上的真功夫！你对得起

你死去的师父么！”

东方玉龙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我代师收徒，又岂能不考察他的人品？”

他眼中突然闪出一片暗影，缓缓道：“我假装中了顺风仙子的毒后，你竟连连在我药中下蚀骨粉。想让我慢慢瘫痪，那时星儿还小，我只有授你《涅槃心经》。后来你见蚀骨粉无效，又勾结顺风仙子引来了一个野人，让他抢走了大哥和星儿。那时我已中了千叶白莲的毒，你又在千叶白莲的解药里下了七邪粉，让我缠绵病榻，要救星儿，只有授你《心经》……”

东方玉龙微微一笑，看着目光狂乱的雁南飞：“我已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又怎能轻易地授你《心经》，况且我早料到嵇大哥只是一时受羁，迟早必定回来……”

他转向雪飞雁，缓声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兄妹对《心经》心仪已久。本想代师收徒，成全你兄妹的一番心意。但你哥哥心术不正，我实在不能……”他痛苦地摇摇头。

也许世界上他最不愿伤害的就是雪飞雁。因此才隐忍雁南飞在他身侧那么久。他甚至真想代师收徒，传给雁南飞《心经》上的功夫，以报答雪飞雁救命之恩。

雪飞雁默默地看他一眼眼神无限黯然，她走到雁南飞身边，抓住雁南飞的手，柔声道：“哥哥，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，你若真要学功夫，我和东方大哥都会教你，又何必这样费尽心思害人又害己？”

“我不要你们怜悯！”雁南飞狂叫着从床上跃起来，向门外奔去。

“黑蝙蝠！我还会来找你！”窗外传来了他凄厉的声音。

“哥哥，你别走！”雪飞雁喊着追出去。东方玉龙拉住她，摇摇头：“他该一个人好好想想了。”

朝阳初升，华光万道。

华山一片烟气氤氲，光华烁然。东方玉龙和雪飞雁并肩走在梅林中。

雪飞雁明眸中清光一闪，朗声道：“东方兄，你我今日这一场不知如何动手？”

她眉宇间现出一丝英气，望着东方玉龙莞尔一笑。

东方玉龙英眉一轩：“你真要跟我比么？”

雪飞雁举手一揖：“请。”

东方玉龙还了一礼：“雪兄先请。”

雪飞雁轻笑一声，身子突然笔直地向上窜起，然后又旋风般落下，银光万点，手中的长剑已惊虹掣电般向东方玉龙当头刺下，她这一番身不随剑转，姿势怪异已极，一柄寒星似的宝剑划了万道剑影，却不知那边是实，那边是虚。

东方玉龙双目微敛，以静待动，出指凌空一弹，正是神指弹梅绝技，指中却暗含天罗地网剑势。

一弹之下，雪飞雁娇呼一声，身子飞燕一般倒掠了出去。飘然落地，满面黯然，长叹一声：“罢了！”

“雪兄这一招‘飞天化雨’，堪堪敌过我的‘天罗地网’式，雪兄为何叹气？”东方玉龙动容问道。

“一招已定胜负。宝书当然归原主。”雪飞雁洒脱地一笑，从怀中摸出一本书，递给东方玉龙。

“雪兄定是要凭本事从愚兄手里拿走这本书了？”东方玉龙苦笑着摇摇头。心中对雪飞雁更增敬意。十年来，她宝书在侧，竟不染一指，磊磊心怀，又有何人能及？

“那是自然，就算这辈子打不过你，还有徒儿。”

雪飞雁傲然一笑，向身后招招手：“冰儿，出来吧。”

悬崖上跃出一个明眸亮睛的小姑娘，十一二岁的年纪，长得精灵无比，对着东方玉龙盈盈行了个礼。正是那天跟在雪飞雁身后的紫衫小姑娘。

东方玉龙呵呵一笑：“巧得很，我也收了个徒弟，可惜还在睡大觉。这几天连遭变故，他竟连功也不练了。”

“师父，我来了！”一个小小的黑影突然燕子一般在一株梅树上打了个旋，翩然落地。

东方玉龙微微一皱眉，心道“叫你不要出来偏要出来。”他知道雪飞雁唤冰儿出来必有后章。他和雪飞雁何等眼力，又怎会看不出星儿伏在树上。他故意如此说，就是让星儿不要出来。

“果然名师出高徒。”雪飞雁朗然一笑赞道，明亮的眼波里突然闪出一丝捉狭的笑意：“何不叫咱们的徒弟再打一场？”

“我这徒弟精灵鬼怪，兜里常揣着些蜈蚣、蝎子，只怕不妥……”东方玉龙言下之意是不愿两个再打。武林同道，他一生只佩服雪飞雁一人，又岂肯着眼于这些争胜打斗上。

“好男不跟女斗。我可不跟这小丫头打架。”星儿何等精灵，眼珠一转，早已明白师父的意思。

“谁跟你这臭……臭小子打斗？师父，我不跟他打，他

身上有蜈蚣！”冰儿扯住了师父的衣袖。

“看来两个小辈都想握手言和。雪兄，你看咱们呢？”东方玉龙一笑。

“唉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诡计多端。”雪飞雁微叹一声，明月般的脸上现出一丝幽怨之色。

十年过去了，她明亮的眼睛依然如天空一般深湛动人，风采依旧。

东方玉龙心中一涩，突然转了话题：“咱们在这闹得天翻地覆，可笑嵇大哥竟还能和周公弹琴论诗。”

“周公又怎么能不被你们吓跑？”一个青色的人影从石屋飘然而出，朗星般的眼睛一扫众人：“今日故人相见，咱们一起共游华山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星儿拍手道。

晴光万里，碧空如洗。

星儿和冰儿在梅林中手拉手地跑着。几天功夫，他们已成为好朋友。

东方玉龙和雪飞雁缓缓送嵇康走出石屋。星儿见了，飞奔过来。

“师父，冰儿她……她也是老虎，不过是小……小的，碍事吧？”星儿一双点漆般的大眼滴溜溜乱转，似乎想辩解什么。“什么大老虎小老虎，你竟把我们师徒俩当作老虎么？”雪飞雁明媚的眼波中满是笑意。

“非也。非也。我只不过告诉星儿女人都是老虎，星儿把冰儿也当作老虎了。”东方玉龙苦笑道。

“东方兄莫非真的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了么？”雪飞雁碧波般的眸子幽幽静静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东方玉龙。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东方玉龙微露尴尬。

三人一起笑起来。星儿在笑声中喊了一声：“我找冰儿玩去。”就跑得没影了。

嵇康道：“玉龙，我看你连日来神情振奋，心中宽慰多了。只要你过得好，大哥比什么都高兴。雪姑娘，玉龙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你们回去吧。”

东方玉龙颌首道：“我不久就要下山，到时自会去拜见大哥。”

嵇康喜道：“四弟终于要下山了？”

东方玉龙道：“我要去找一个人。我找到她，大哥心中也会喜欢。”

“谁？”嵇康耸然动容。

东方玉龙黯然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哥一路保重。”

雪飞雁明丽的脸上已罩上了一层阴影。

“我在家中等你，玉龙。雪姑娘，留步。”嵇康举手一揖，已飘然下山。

东方玉龙望着他飘洒的背影，良久良久，才长叹一声。雪飞雁眼波脉脉地看着他，眸子里罩着一层轻雾：“你要去找她？”

东方玉龙点点头，神情索然。

“你有了她的音讯？”雪飞雁眼中波光闪动。

东方玉龙又点点头，突然道：“我听见了她的声音，千真万确、是她的声音。”语音突然颤抖起来。

雪飞雁明艳的脸陡然变得黯淡。沉默良久，她幽幽道：“你……你去吧。星儿我自会帮你照看。”

“雁妹，你……”东方玉龙眼神复杂地看着雪飞雁，眸中既有感激又有嗟叹，他突道：“要是你不嫌弃，咱们真的结为兄妹如何？”

“东方玉龙，你少来这一套！”雪飞雁面色突然变了：“我不过是看着星儿可怜才……”她语不成声，陡然跃入梅林，身形晃了几晃就已不见。

东方玉龙呆呆地望着她消失的方向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又何尝不知道雪飞雁对他的情意？只是他又怎配有这一切？

“店家，拿一碗素面来。”一个俏面冷眼，飘然出尘的女子软声唤道。

“姑娘坐好，我这就端来，这就端来。”店小二听着这软语莺啼，骨头都酥了。这里本是山野僻店，平常哪有福缘见到这神仙般的人物。他看到的也正是仙子，顺风仙子。

店小二小心地端了一碗素面放在桌上。顺风仙子只挑了一箸就放下了。凤眼向店小二一瞟：“这里面怎有油星？”

寻寻常常的一句话她竟也说得软绵绵的，娇媚无比，昔年风魔江湖的千手观音是故作媚态，顺风仙子却是艳媚入骨，每一句话每一神态都媚到好处，浑然天成，不着一丝人工。

“那是菜油，姑娘。”店小二暗笑道，一双贼兮兮的眼睛却再也离不开顺风仙子明媚的眼波。

“菜油？”顺风仙子柳眉微微上扬，满脸妩媚：“唉，我在

腐尸烂肉里呆了半年，连油味都不能闻了。”她娇叹一声，杏脸含云，郁郁地望着那碗素面。

“腐尸烂肉？姑娘难道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成？”店小二怪笑道。

“我正是刚从死人堆里出来。”顺风仙子淡淡地说着，挥了挥杏黄的衣衫。那衣衫纤尘不染，但顺风仙子面上依然露出嫌恶之态。

“那真是大幸。小的一定帮姑娘炒几盘鲜美的素菜，为姑娘好好压压惊。”店小二见顺风仙子秀媚的眼波有意无意地飘向自己，忙急巴巴地讨好。

“那倒不必。”顺风仙子水一般的媚眼在店小二面上一扫，又低头掸起身上的衣服来。

“不知姑娘想吃点什么？小的一定照办。”店小二靠近一步。

顺风仙子轻叹一声：“我只想闻闻人肉味。”她脸上一派天真无邪，好像在说一件平淡已极的事。

“你……”店小二一惊，一双老鼠眼不住眨巴。

“看你瘦骨伶仃的，恐怕也不大好吃……”顺风仙子笑眯眯地说道。

“姑娘开……开什么玩笑！只怕姑娘吃不了小的，小的倒要吃了姑娘呢。”店小二逼近一步，嘻皮笑脸地说着，捏住顺风仙子的纤纤玉手。

“你太瘦，只怕真的不好吃。唉，这样吧，你到后山给我采些菊花吧。”

顺风仙子娇声说着，脸上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“你

要吃花？”店小二瞪大了眼睛。

顺风仙子点点头。店小二喜不自胜，连连答道：“我这就去采。”

说着拔腿就想跑，顺风仙子摇摇手：“罢了！你采来了，你的手太脏，我还是不吃的。”她款款站起来，膘了膘店小二的手，软声道：“我最讨厌男人的手了……”

店小二不由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只见刚才捏过顺风仙子的那只手手掌已是一片漆黑，不由大骇：“姑娘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以为自己的手很好看么？”顺风仙子嫣然说着，飘然走出店外。

店内，店小二杀猪般惨叫一声，然后只听“咕咚”一个重物落地的声音，便再无动静了。

后山。灿烂的野矢菊花中，一个杏黄的人影蝴蝶般在白色的花海中飘逸着。

一瓣瓣清香的花瓣被娇甜的樱唇吮吸着，顺风仙子闭着眼睛，似乎已陶醉在这无边无际的花海中。

她玉手轻抬，举着一瓣美丽的野菊花，往樱唇送去，突然这朵花竟变成了一个男子鲜润的嘴唇。顺风仙子浑身一震，长长的眼帘微微翕动，嘴里吐着似火的话语：“你来了……你来了……”

花海渐渐淹没了他们的身影。

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顺风仙子嗔道。

“嗨，还说呢，要不是你自作多情地将黑蝙蝠迷倒，我

也不会被他认出……”雁南飞白晰的脸上微露恼意。一双漂亮的眼睛里满是沮丧。

“他认出你了？他将你怎样了？”顺风仙子一向柔媚的嗓音里也有一丝隐隐的焦虑。

“他能把我怎样？还不是把我送给我妹妹。瞧，我这不是逃出来了嘛。”雁南飞懒懒地伸了个腰，将一朵菊花放在鼻前嗅着。

“哼，你妹子心生外向，那还有什么好说。”顺风仙子眼波柔柔地倚在雁南飞肩上。

“我看飞雁是个地道傻瓜。凭她的相貌什么人找不到？偏要找东方玉龙这矮脚鬼？可惜这矮脚鬼心中早已有了别人。她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！”雁南飞虽然几番受挫于雪飞雁，对她毕竟有一份兄妹之情。

“冷血蝙蝠竟也有意中人？”顺风仙子纤眉一挑，讶道。女人总是对这些感兴趣的。

“对，这姑娘姓梅，好像就是你们帮主。”雁南飞有点诡秘地瞟瞟顺风仙子。

“我们帮主？”顺风仙子眼波斜视，声音柔媚似水。

“对，那天腐尸帮为了来抓你这个叛帮之人，和黑蝙蝠打了一架，最后握手言和，你们帮主送了三坛酒来却没露面。黑蝙蝠听见了她的声音，就象掉魂似的……”

“我们帮主？那个手臂上爬满了蚂蚁的齷齪美人？可笑她一副冰清玉洁的样子，竟是冷血蝙蝠的老相好……”顺风仙子的声音还象丝缎一般光滑优美，却隐隐含着一股怨毒之气。

“她到华山定是找我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又岂会轻易回去？这个小婊子。”顺风仙子脸上带着恨恨的笑。

“你们帮主，风姿楚楚，自然是尘世中的上品……”雁南飞话还未说完，脸上早中一掌。顺风仙子打了人，却连连在雁南飞面上吹气，似不胜怜惜。“疼么？疼么？”她娇语柔媚婉若莺啼

任何人听见这软媚的话语，纵有千口气也平了。雁南飞握着顺风仙子的皓腕，轻轻抚弄：“幸好你这小手上没有毒……”

“谁说没有毒？”顺风仙子笑吟吟地看着他，明媚的眼波似乎可以融化一切。

“你……”雁南飞大惊失色，伸手一摸面颊，赫然已肿得象馒头一般。一阵奇痒刺骨，雁南飞不由大叫一声：“你！你竟连我也下手！”

顺风仙子嘻嘻一笑，笑声如银铃在空中乱撞：“帮主对你可有我这般好么？”

雁南飞额上汗如雨下，他突然一咬牙自怀中摸出一个小瓶，仰头倒在嘴里。

“你干什么，想服解药？你中的毒是无恨丹。只要你每天跟在我身边，我自然要让你无恨而死……”顺风仙子娇媚地笑着。

无恨丹每天中午子时必发作一次，缠绵十数年，才会受尽折磨而死。

“无恨丹？你想让我慢慢地死？可惜我已等不及了。”雁南飞突然捂着肚子呻吟起来。

顺风仙子大惊：“你刚才服了什么？”她厉声喝道。

“那也没什么。不过是七步散。我还有七步命，咱们还要不要再风流风流？”雁南飞呲牙咧嘴地做了个鬼脸。

“冤家！你想找死么？”顺风仙子眼泪飞瀑一般洒下来，花枝乱颤。

“梨花带雨，好个风流小寡妇样。”雁南飞虽然腹如刀绞，嘴里却不忘说风流话。

“好，咱俩一起死！”顺风仙子银牙一咬，从锦袋里抓起一丸“飞星赶月”就往嘴里塞去。“飞星赶月”是形容毒药发作的速度，一服下去，两腿一蹬，人就完了。所以才叫“飞星赶月。”

“那又何必。”雁南飞抓住她的手。“你把解药给我，我自然会服下‘七步散’的解药。”

顺风仙子把解药扔给雁南飞：“拿着，你记好了。这可不是本姑娘求你的。”

夜沉如水。天空深湛无云。

寂静的洛阳城外，突然一片蓝光冲天而起，在夜空里划了一个闪亮的圆弧，飘然坠下，荒山野冢中，顿时跃起了一片亮闪闪的磷光，游龙般蜿蜒前行。蓦地，长龙般的磷火停住了，在荒冢间四处散开。点点磷火，犹如鬼火，在黑魑魑的夜空里隐隐跳荡。

慢慢地鬼火又聚拢来，围成一个碧磷磷的圆圈，恍若一个惊讶的大口，对着蓝湛湛的天空。

这绿荧荧的大口突然爆出一串幽灵般的声音：“天开地

合，万物为先。”

声音一落，坟茔间便变得死一般的沉寂。

过了一会，一个优美、光滑，仿佛来自天上的声音悠悠荡起：“百花顺风，当追其踪。”

“是。”

好像地狱的小鬼齐嚎，磷火间荡漾着震耳欲聋的回声。

风卷着大地，宛若鬼哭枭啼，而那圈磷火，也像来时一般突然熄灭。

只有风吹草地，好像还诉说夜晚无穷的秘密。

十八 万里追魂

白羊镇是个不大不小的镇子。

镇子中心有个十字路口，人来人往，很是繁华。

耍杂的，卖药的，算命的，小小的街头，竟是十分热闹。十字路口中间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已围了一个大大的圈子。圈子里，两个穿红衫的女孩子，一个使剑，一个使枪，刀光枪影，霍霍惊魂，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。

这年头，走江湖卖艺不易。

而两个美丽的女孩子独闯江湖就更不易。

“众位大娘大婶，大叔大伯们，小女子姐妹两人，久走江湖，卖艺为生……望众位大爷有钱的还请施舍两文，无钱的请叫声好……”年长的红衫女子抱拳向众人朗朗道。只见她肤色白净，容颜娇好，说话声音带点沙哑，仿佛久走江湖受了风寒。

年纪小的那个红衫女子明眸皓齿，手里端着磨损的铜盆站在她身边，灵活的眸子脉脉地望着众人。在这样一双会说话的眸子面前又有谁会吝惜手里的几文钱。

众人正纷纷往铜盆里扔钱，突见一个青衣人青云般掠进圈内，又青云般掠出，腋下却已挟着年长的红衫女子。青衣人的身形飘忽如鬼，倏忽就已不见。